

「桿」和「桿」的音義

常宗豪

1997年6月出版的《中國語文通訊》第42期上，刊載了何文匯博士《大腸桿菌的「桿」字怎樣讀》一文，提出了「桿」字讀音的意見。何兄提倡粵音正讀多年，從大學講壇到電視螢幕，奔走呼號，不遺餘力。本文是何兄有見於電子傳媒對大腸桿菌的「桿」字，或讀「肝」，或讀「趕」，或讀「幹」的淆亂現象，而提出他的看法：

桿菌是桿狀細菌，也即是棒狀細菌。「桿」是棍、棒的意思。宋朝的正宗韻書《廣韻》和《集韻》都不收「桿」字。明朝的《正字通》說：「桿，俗杆字。」即是說，「桿」是「杆」的俗字。那麼，讓我們看看「杆」字怎樣讀。「杆」字《廣韻》作「古案切」，讀作「幹」，是樹木名。《集韻》作「居案切」，也讀作「幹」，也是樹木名。《集韻》又作「居寒切」，讀作「肝」，解作死去的樹木。《正字通》作「古安切」，讀作「肝」，解作「木挺」。「木挺」即「木棍」、「木棒」。「杆菌」的「杆」正是這個意義。杆菌即是杆狀細菌，是rod-shaped的。所以，根據現存的資料，「桿菌」的「桿」的讀法，首選是陰平聲，讀作「肝」；次選是陰去聲，讀作「幹」。讀作陰上聲「趕」肯定是錯的。

誠如何兄所說，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都不收桿字，《正字通》說：「桿，俗杆字。」那是明朝人以桿為杆的俗字了。桿字確乎不見於《說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等字書，但戰國時的子禾子釜裏卻出現過𣎵字，可隸定作桿，那顯然是後世字書失收了。至於何博士所引《廣韻》讀「古案切」的「杆」字，《廣韻》收在去聲第二十八翰韻之下，和幹字同一小韻，義為檀木。其實此字早見於《玉篇》：「杆，公旦切，檀木也。」（《玉篇》木部第一百五十七）由此可見《廣韻》裏「杆」字的音義是源自《玉篇》的。至於《集韻》訓「杆」字之義為「僵木」，恐怕是「檀木」字的譌變；音「居安切」，也該是後起之音。至於所謂「棍」、「棒」之義，都不見於《廣韻》或《集韻》。

以上是杆或桿字的去聲（古案切或公旦切）和平聲（居安切）兩讀保留在中古韻書的資料，但是上聲的「趕」音，在韻書裏找不到證據，對此，何兄定為「錯讀」：

普通話往往把「桿」讀作「趕」，從「粵音正讀」角度看，這個讀音沒有韻書作為依據，是一個錯讀。三十年代黃錫凌編的《粵音韻彙》把「桿」讀成「趕」，是把國音錯讀硬搬過來作為粵讀。《粵音韻彙》不是一本絕對可靠的粵音字典，正因為它往往把國語讀音硬搬過來作為粵讀；而我們又大都不懂得反切，所以給《粵音韻

彙》誤導了也不自知，這是可悲的。

大概何兄的「粵音正讀」的標準是必須「有韻書作為依據」，所以斷定讀「趕」音是「錯讀」，進而指責《粵音韻彙》把「桿」讀成「趕」，是硬搬國音的錯讀。其實杆(桿)字讀「趕」固是後起之音，作棍、棒解也是後起之義的，硬要追隨韻書的「古案切」的「幹」音或是「居安切」的「肝」音，卻要用「棍」、「棒」之義，是說不通的。近代的辭書在杆(桿)字的上聲gān音項下列的大多是唐宋以後的例句，以《漢語大字典》為例：

(三) gān 器物上像棍子的細長部分。如：筆杆、秤杆。元馬致遠《薦福碑》第三折：「遮莫是箭杆雨，過雲雨，可更淋漓辰靄。」（湖北辭書出版社、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二冊，頁1156）

因此，如果桿菌果真是像棍棒狀，那便只好服從國音讀作上聲的「趕」音了。要是桿菌的形狀不一定像棍棒，我們大可以考慮另一個字——「稈」。稈字在《說文解字》的第七篇上禾部裏：「稈，禾莖也。從禾，旱聲。……秆，或從干。」大徐本《說文》稈字的反切是「古旱切」，正上聲的「趕」音。稈字的或體從干作秆，其情況也恰如桿之與杆。而且粵方言保留了「禾稈」、或「禾稈草」等詞匯，黃河流域方言也管麥子的莖部叫「麥稈兒」，正是稈字讀上聲「趕」音的確證。

問題出在細菌學者為甚麼要把Bacillus譯作「桿菌」而使用了讀上聲的「桿」字？1997年10月27日《信報》「醫療寰宇」版刊出何家雯的《彎弓桿菌污染美國雞隻惹關注》一文，論及一種叫彎弓桿菌(Campylobacter)的細菌。據說此種Campylobacter，也可譯作胎曲狀桿菌，全名是 Campylobacter fetus，此種桿菌又可分三個亞種，即：

- (a)胎曲狀桿菌狀桿菌(C. fetus)
- (b)腸曲狀桿菌(C. Intestinalis)
- (c)空腸曲狀桿菌(C. Jejuni)

這類曲狀桿菌的形態是：呈逗點、S形、或海鷗翅膀形。可說跟「棍棒」形完全拉不上關係，但又為何用上了「桿菌」一詞？譯Bacillus為「桿菌」，要是純因形似「棍棒」，何不直譯為「棍菌」或「棒菌」？「彎弓」、「胎曲」、「呈逗點、S形、或海鷗翅膀形」，又如何與「棍棒」拉上關係？實在使人大惑不解了。